



1.

是谁推了阿帘一下,把她推到夜街上。明明有路灯,可它们故意不亮,就想让阿帘撞着它们,然后笑她笨。幸好,来了一台卖宵夜的小车,叮当,叮当,没人推它,它自己跑着,水汽渺渺,葱油味飘香,阿帘跟着小车跑,跑,跑,一下就跑进一盏特别亮的灯下。

“阿帘,是你吗?”白老师的声音。

可阿帘看不见她,灯光太亮了!可能白老师站在最黑的地方,她看阿帘很清楚,而阿帘却看不见她。阿帘也走进黑地方,这样她就看不清了站在黑暗里的白老师,那里立着一块小黑板。

“来,我们上课。”悬浮在白老师脸上的倦倦像被风吹开的雾一样散尽。

“我不是来上课的。”阿帘说。说完,发现自己已背着书包,手里捧着一盒白粉笔,这样子不是来上课又是来干什么?

白老师说,“你咋知道我没带粉笔?”

阿帘怯怯地笑了,把粉笔盒给了白老师。白老师取出一支白粉笔在小黑板上写字。白粉笔像电光魔棒一样,写在小黑板上的字每一笔每一画都闪着绮丽的银光。阿帘惊讶极了,只是普通的白粉笔呢。

之后白老师教阿帘读生字,白老师的声音有点空旷,这使阿帘突然想起,白老师已经死了,得淋巴癌死的,怎么又活了?但阿帘并不害怕。怕什么呢?白老师还像以前的样子,细发微卷,笑起来像绽放的棉桃,只是脸比从前缺少血色。阿帘还发现自己坐着沙发,黑颜色,脚下的地毯也是黑颜色,上面镶嵌着白色图案。这里是什么地方?绝对不是村庄,也不是国荣小学。

轰隆——一辆“太脱拉”驶过去。又一辆驶过去。一会儿,传来扫帚扫大街的声音,沙啦,沙啦——接下来是鸭叫声,呷,呷,呷——

“下课时间到了,今天就上到这里吧。”白老师微笑着,合上书,然后就不见了。小黑板也不见了。宵夜小车响起来,叮当,叮当!阿帘说不清楚自己是在梦中还是在现实中,恍恍惚惚走下一座很深的台阶,台阶深处有一间矮屋,是她和爸爸、弟弟的家。

她拉开矮门,寒气抢在她的前面钻进屋里。弟弟睡着。阿帘躺下,躺在弟弟旁边。弟弟的身体热烘烘的,她却冰凉。渐渐地,矮窗上涂上一抹鱼肚色,很像白老师白色的脸。

后来,门咕咚一声响,是爸爸下夜班回来了,疲惫的爸爸像一只笨重的木箱,倒在床上呼呼睡去。阿帘热好了饭,和弟弟一起吃。弟弟的早饭有一只咸鸭蛋,是爸爸奖励他的,他考试成绩好。弟弟用刀把咸鸭蛋切成两半,把一半给阿帘,阿帘考得不好,她把鸭蛋还给了弟弟。

吃完饭,她和弟弟一起上学,学校叫国荣小学,她和弟弟在一个班级。

2.

女校长召见阿帘的爸爸,阿帘在操场上等爸爸。下雪了,阿帘一动不动地站着,让一片片雪花落到了身上,她想把自己变成一个雪人。在村庄的下雪天里,她这么做过,站在冰冻的棉花田里,让雪花把自己染白,那时候爸爸没进城打工,妈妈也没离开他们的家,白老师没有死。

爸爸从校长室出来的时候,阿帘没有变成雪人,城里的雪很容易化掉。第二天,她就被女校长送到了另一所学校,她和弟弟分开了。

她穿上了那个学校的校服,一位长得像骆驼一样高的男老师领她进教室。教室里坐着一些面孔呆板的同学,他们的掌声很热烈,如果骆驼老师不制止,掌声会永远响下去。阿帘难过地捂住了脸。旁边一个说话不清楚的男孩说,“阿帘哭了。”

放学后,骆驼老师护送阿帘回家。他不认识阿帘家,阿帘也记不住家在哪里,就一边走一边寻找那座伸向低处的台阶,她的鼻子冻疼了,骆驼老师的鼻子也冻红了,最后找到了国荣小学。这样,她才找到了通向矮屋的路。

邻家小孩告诉弟弟,“你姐姐去的那个学校全是傻学生。”夜里,弟弟对阿帘说,“你不要去那个学校。”阿帘说,“是校长送我去的。”弟弟用被子蒙住了脑袋,他生气了。谁愿意有一个和傻学生一起上课的姐姐呢?

是谁推了阿帘一下,把她推到夜街上。路灯在黑暗中窃窃私语,是在议论阿帘去了那个学

短篇小说

夜街

口车培晶

路。”爸爸说,然后驾车去了。

阿帘从书包里掏出本子,想把桃红色的100分给女校长看,让女校长知道,送她去另一所学校是个错误。可是,本子上的100分不见了,是桃红色钢笔水褪色了吗?阿帘跑了,她要去找白老师,让白老师用桃红色钢笔水把100分重新描一遍,描得深一些,让女校长看清楚。

然而,没有找到白老师,晨曦就照亮了城市。阿帘哭了。只因为天亮了,才找不到白老师。阿帘多么希望天永远是黑的啊!

4.

弟弟不爱搭理阿帘,爸爸也是,他们都像不认得阿帘似的。邻家的小孩们总是用怪异的目光瞅阿帘。一切都是因为阿帘去了那个学校。

这天,阿帘勇敢地走进校长室,说,“我不喜欢那个学校。”

女校长拿来一张算术卷,说,“你如果能把这些题做出来,我就同意。”卷子上的题白老师教过的,可阿帘脑子一片空白。她使劲咬笔杆,笔杆咬烂了,也想不出来。一会儿,骆驼老师来了,替阿帘收拾书包,说,“跟我回去吧。”

5.

阿帘说,“不,我要和弟弟在一起。”女校长说,“可是,你一道题也没做出来。”

阿帘说,“在白老师面前我就会做了,我去找白老师!”

6.

“很好,其实你聪明着呢!”白老师眼含微笑。然后,她给阿帘批改作业,在阿帘的本上写了个100分,是用桃红色钢笔水写的。阿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颜色的钢笔水,让她想起乡下的桃花,新娘子的纱巾,天上的霞光。她舍不得合上本子,担心把桃红色钢笔水抹掉了。

以后每天深夜都是这样,在那有一盏特别亮的灯的地方,白老师给阿帘讲讲。只是,阿帘一直不明白白老师为什么会在那里,她很想问白老师,又怕白老师难过,她自己也会难过。

本来一个很漂亮的白老师,癌细胞忽然扩散了,离开了这个世界。那当儿,阿帘和弟弟还是白老师的学生,他们还没有跟爸爸进城,还是村庄里的小孩,棉桃绽开,皑皑一片,真让人留恋啊!

7.

阿帘很想弄清楚那盏特别亮的灯在什么地方,每天她都在寻找,她希望能在阳光下看见白老师。可惜这个愿望一直没实现。一天,哦,已经不是冬天了,丁香花含苞欲放。阿帘在夜街上行走。有人喊她,“阿帘,你干什么?”

8.

是国荣小学的女校长。

阿帘不言语,只管向前走。女校长拉住她的衣服,说,“深更半夜,不可以乱走,快回家。”

女校长的声音很响亮,一辆“太脱拉”被惊动了,停下来。是阿帘爸爸开的,车是从地铁工地坑道里开出来的,满载土石渣。

“她在梦游”,爸爸对女校长平静地说,一点也不惊讶,“在农村的时候她经常这样,半夜背包上学,还在棉田里跑。”

9.

女校长说,“这不是农村,到处是车,危险。”

“您不用担心,她习惯了,她知道回家的

“一”字了得

“一”字最讨厌别人吹牛,谁吹牛他就与谁过不去。

“业”字爱吹牛,张开大嘴朝天吹喇叭——业,事业也;业,业绩也;业,功业也;业,霸业也……哼,谁敢与我业字比伟大?

“一”字不说话,送给业字一横,封住了他那爱吹牛的嘴,“业”张不开口变成“亚”。亚不认输,向别人借来一个口,自己吹不了牛,借别人的口仍然可以吹一吹嘛。谁知亚字加个口是“哑”字,哑巴能开口但却呀呀呜呜说不清话,羊都不能吹了,还吹什么牛!

“火”字爱吹牛,每句话都火气冲天。他说火烧赤壁大败曹军,曹操败走华容道;他说火烧连营七百里,刘皇叔白帝城丧命;他还说火焰山阻挡唐僧西行取经,险些把孙悟空的猴毛烧光……哼,谁敢与我火字比厉害?

“一”字不说话,也送给他一横,火被一字当头盖住,变成了“灭”字。灭,火熄灭也。平时不爱说话的“一”字,终于开口说话了:火灭啊,你很厉害我比不过你,可是此刻我躺在你的头顶,撒泡尿就把你给浇灭了,你还能厉害吗?

火无言以对。

“一”字接着说:世界上普遍存在既互为依存又相生相克的现象,吹牛者无知也。

“好”字诞生记

“人”代表人类,在字典王国里独领风骚。时间久了,“人”似乎觉得他独领的不是风骚,而是孤独。人最怕孤独。于是他找了另外一个人做朋友,两人常常手拉手并肩而行,左邻右舍见了都叫他们俩“从”先生、晦!一人为“人”两人为“从”,太有意思了,更何况“从”比“人”称心如意多了。

不过,时间长了,他们俩觉得并不那么称心如意,“从”也有些尴尬:从,服从也,两人谁服从谁?从,跟从也,两人谁跟从谁?当然,走在后面的跟从前面的,可谁愿意老是走在后面,做别人的跟屁虫呢?两人都想走在前面,都不想做跟屁虫,这样一来,两人难免面和心不和。两人都知道心不和是个祸根。怎么办?扮演《将相和》吧,两人谁是相谁是将呢?两人都想做心胸大度的相,都不想做居功自傲的将;轮流走在前面吧,似乎显得太计较,太计较还算什么朋友?唉,想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竟会这般奥妙莫测。

“心不和”真的是祸根,两人的关系越来越不可收拾了。这不,“从”字是两个人,他们俩的方位该怎么说呢?哪个方向是前哪个是后?左边那人说,左边是前右边是后;右边那人说正好相反。心不和终于发展到人不和了——你不愿跟从我,我也不愿跟从你,各走各的,各自朝着不同方向的“前面”走,两人的距离越走越远,“从”又变成两个“人”了。此时两人都在想:别走了,西出阳关无故人呢!可想归想,谁也不停步,都在赌气。

幸好两人的理智终于醒悟过来:赌气的双方,都是既伤害对方又伤害自己,何苦呢!不能再往“前面”走了,“气”气无边回头是岸。两人几乎同时回头探望,几乎同时迟疑片刻,几乎同时向后转原路走,两人的每一步都踩出“后悔”——唉,朋友之间计较什么,赌什么气!两人很快又走到一起,热泪盈眶,互相拥抱着。

不过,两人抱在一起不是“从”,而是“好”。原来啊,这两个人一个是女人,一个是男子,“好”字是心心相印的一男一女抱成的。

插图:吴臣

书摘

稀里哗啦爱帮忙

口白 冰 著 赵光宇 绘

老鼠爷爷、老鼠奶奶帮忙。

小稀里和小哗啦在家里,闲得没事干,闷得慌。

小稀里说:“爸爸忙,妈妈也忙,他们太累了,我们帮助他们做点事,就不闷了!”

小哗啦说:“帮他们做什么呢?”

小稀里说:“我帮妈妈洗背心,你帮爸爸洗袜子,好不好?”

小稀里和小哗啦,找来了两个小木盆,接满了水,放在房子中央。

小稀里一边洗,一边唱:

小稀里,爱帮忙,

洗背心,咣咣响,

洗得背心白又白,

妈妈穿上香又香……

小哗啦说:“洗背心,怎么还‘咣咣’呀?”

小稀里说:“我得用劲儿,一用劲儿

揉,木盆就咣咣响,所以,得说‘咣咣’呀!”

小哗啦一边洗,也一边唱:

小哗啦,爱帮忙,

洗袜子,当当当,

爸爸的袜子可真臭,

洗完了才闻着香……

小稀里说:“你也说了‘当当当’呀!你别说爸爸的袜子臭,他知道了,会不高兴的!”

小哗啦说:“可是,爸爸的袜子现在真臭,洗完了才会香呀……”

稀里和哗啦,一边洗,一边唱,把背心和袜子洗干净了,晒到了屋外。

可是,洗衣服用的劲太大了,水花乱飞,地上变得又是水、又是泥,很脏很脏。

这可怎么办呢?

小稀里说:“高处的墙怎么擦?我们

个子矮,擦不到呀!”

小哗啦说:“别急,别怕,有我哪!”

小哗啦把所有门窗关上,把水笼头打开,

水哗啦啦地流到了屋里的地上,屋里变成了小湖。鞋子、衣服、小桌、小椅子……都漂在了湖面上。

小稀里坐在一个木盆里,小哗啦坐在一个木盆里,他们用手当桨,像是划着小船,一边划,一边唱:

小老鼠,爱帮忙,

要把白墙变红墙,

擦呀,擦呀,擦呀,擦呀,

小老鼠,爱帮忙,要把白墙变红墙,擦呀,擦呀,擦呀,擦呀,擦呀,

小老鼠,爱帮忙,要把白墙变红墙,擦呀,擦呀,擦呀,擦呀,擦呀,